



□ 12
2897
3



12
2897
3

文竝無違異墨子引此經為禹誓或所傳異耳蔡邕銘論云殷湯
有甘誓之勒是今文說以殷湯時曾以此誓勒銘馮衍顯志賦云
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注謂夏德之薄同姓相攻案穀
梁隱八年傳曰誥誓不及五帝集解曰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
堯帝舜也誥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據此則夏以前無誓而
啓作誓是帝典始傾矣釋名釋言語云誓制也以拘制之也楚辭
天問曰有扈牧豎攻之於牀擊殺之叔師習今文其說或有所據
牧人逢時為扈豎攻之於牀擊殺之叔師習今文其說或有所據
大戰于甘也白虎通誅伐篇曰戰者何謂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
未戰也未戰稱大戰者謂天子親征之
師故大傳以戰為憚警之不以為門也
乃召六卿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又注大傳夏傳云所
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馬作士共工也錫瑞謹案鄭據周制
上推前代以爲虞夏皆同大傳亡佚未知其說如何而以今文家
說推之則必不同鄭說何以明之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
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鄭注自
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據鄭此注則鄭亦以爲夏

時有三公九卿無六卿矣天子三公九卿大傳之外又見於異義
引今文尚書夏侯歐陽說禮記昏義篇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白
虎通封公侯篇其說相同蓋自虞夏至周初官制皆然大傳大誓
篇曰乃告於司徒馬司徒司空諸節史記周本紀漢河內所出大誓
其文皆同牧誓亦曰司徒司空是文王時亦止三公惟顧命曰乃
立政曰司徒司空馬司徒司空是文王時亦止三公惟顧命曰乃
保奭芮伯師伯畢公衛侯毛公則在成王崩時周公制禮之後爲
周有六卿之塙證異義引古周禮說以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又
卿之屬古周禮說乃周公制周禮之法不可以概前代並不可以
概周初許君以古說爲周制則今說爲前代制矣鄭駁無攷據鄭
注大傳以三公九卿爲夏制則亦必以古說爲周制矣鄭駁無攷據鄭
駁可知特以三公九卿爲夏制則亦必以古說爲周制矣鄭駁無攷據鄭
今文家說以義和四子爲司天之官禹稷契等九官爲治民之官
初無六卿之說三公之名爲司徒司空馬司徒司空也
惟王莽所定官制以義和四子爲司徒司空馬司徒司空也
三公尚書異義引古周禮說當亦出於劉歆然周官有六卿而無三
文尚書異義引古周禮說當亦出於劉歆然周官有六卿而無三
公三孤周官中屢言孤卿而不言孤有三人亦不以六卿合三孤
爲九辨見王引之經義述聞是九卿與六卿初不相蒙莽蓋參用

今文尚書文登卷四
二

周禮尙書而傅合爲一耳班孟堅作表乃沿莽制之誤以少師少
 傅少保爲三孤合六卿爲九鄭注周禮亦用其說又稍變之以說
 虞夏之制鄭言六卿無義和較莽爲勝而又加以司馬司馬之名
 不見於尙書惟緯書有之稷爲天官亦出緯書然緯書竝無六卿
 之說且鄭解堯典以義和與仲叔四子爲六卿解夏書又以稷
 司徒之屬爲六卿案書序云義和涵淫則義和之官夏時尙在何
 以又不在六卿之列此鄭君古文說不及今文家說可信之一證
 也今文說夏止有三公而此云六卿者穀梁傳曰古者天子六師
 言古者則前代相同六師卽六軍白虎通引穀梁傳正作六軍鄭
 以六卿爲六軍之將是也以爲后稷司徒等官則誤其所以致誤
 者在誤解周禮軍將皆命卿句不知周禮之鄉大夫亦非分職之
 六卿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司徒以歲時上其書小司徒之職
 曰頒比法於六卿之大夫則六卿大夫當爲司徒之屬官明甚云
 命卿者蓋假以卿名使爲軍將耳天子六軍出自六卿六卿卽六
 卿中擇用六人或別有六卿亦未可知要與義和四子后稷司徒
 等官無涉也魏劉劭爵制曰故啓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
 爲將者也其說不誤羅泌路史曰蓋大夫在軍爲將如齊以高子
 國子各率五鄉或六卿外別有此六人無事掌其鄉之政屬於大
 司徒有事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爲之軍將屬於大司馬爾

用兵之時事統司馬孰有天
 官冢宰更從屬於司馬哉

王曰嗟六事之人子誓告汝

白虎通號篇曰仁義合者稱王王者
 五行之稱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

史記王作啓墨子明鬼篇曰王
 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

有扈氏威侮五行

漢書地理志曰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
 啓所伐史記集解鄭元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

之政也威侮暴逆之案洪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
 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
 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
 作見若不共禦六代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
 用五事建立王極鄭注王謂禹也帝舜也步推也上帝謂天也令
 禹推演天道鄭所云推演天道卽五行傳所云是也五行分屬五
 事若貌之不恭言之不從視之不明聽之不聰思心之不容卽爲
 威侮五行禹推演五行爲洪範九疇子孫所當寶守有扈氏乃其
 庶子而威侮之
 是宜膺天罰矣

怠棄三正

大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
 正周人以至日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

以日至後六十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王者所以統天下也
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
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必以三微之
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
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禮斗威儀曰三微者三
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白虎通三正篇曰正
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漢書律厯志曰三統者天
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丑為地正
太簇寅為人正三正之始史記周本紀引大誓曰今殷王紂乃用
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注動逆天地人也後漢書
郎顛傳曰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注引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
遠三五而反宋均注曰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世
之際會也此皆今文家說三正之義馬注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
也鄭注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子丑寅即天地人其說似異而同
是馬鄭皆用今文義夏時有三正者詩緯推度災曰軒轅高辛夏
后氏漢皆以十一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
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通典引尚書中候亦有其文通典引
三禮義宗曰若以書傳中候文依三正記推之則三皇五帝之所
尚可得而知也以周人代殷用天正而尚赤殷人代夏用地正而
尚白夏以人正代舜而尚黑則知虞氏之王當用地正而尚赤陶

唐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高辛氏當用人正而尚黑高陽氏當用地
正而尚赤少皞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黃帝當用人正而尚黑炎帝
當用地正而尚赤共工氏當用地正而尚白太皞氏當用人正而
尚黑也崔氏所推與孔氏正義同但孔氏無共工有女媧皇侃引
二家說一說自從有書籍而有三正說與鄭同但以神農為地統
黃帝少昊天統顛頭人統帝嚳帝堯地統與鄭同崔孔所推異皇氏依
後說云所以必從人為始者伏羲三才須人乃成是故從人為始
也諸說皆謂夏以前有三正後儒乃云湯始改正蓋未攷古義也
大傳曰尚考大室之義唐虞賓又云於是百執事咸昭然乃知
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則禹繼堯仍當禘舜所
存二王後必是唐虞三正謂唐虞與夏有扈氏蓋不知三正
迭王之義責夏傳子不師唐虞故啓以怠棄三正罪之也
天用剿絕其命史記作勦誤當从刀白虎通壽命篇曰命有三科
應行隨命者隨行為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矣祭法正
義引孝經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遇暴有
隨命以督行注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小學紺珠又引援神契
曰行善得善日受命行善得惡日遭命行惡得惡日隨命隨者逆
天道常善之行則隨其暴虐行以教之與白虎通義合○今文一
作剿絕○說文水部引書作剗刀部引書作剗蓋三家異文漢書

王莽傳莽拜郭欽為填外將軍封剽胡子又詔曰將遣大司空將
百萬之師征伐剽絕之矣莽用今文尚書○一作櫟絕○漢書外
戚傳武帝作賦悼李夫人曰命櫟絕而不長
師古曰櫟截也櫟蓋段借字亦三家異文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今文作維共○史記作維共墨子與漢書
翟義王莽傳亦作共○今文共一作龔○班

固東都賦漢書敘傳高誘呂氏春秋注鍾會檄蜀文孫盛李賢李
善引尚書皆作龔蓋三家異文○一作命予惟恭行天之罰○白
虎通三軍篇曰王法天誅伐天子自出者以為王者乃天之所立
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
言開自出伐扈也段玉裁說命字蓋誤其共作恭者後人所改
也案白虎通引此為重天命之證則命字亦可通或三家異文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今文作左不攻
于左右不攻于右

女不共命○史記左不攻于左下無女不共命句墨子引書亦無
疑古本無之○一作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不攻墨子作不
共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引書曰左不共
左右不共右與墨子引書同或亦三家異文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今文作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
命○正史記作政與墨子引同

用命賞于祖

大傳曰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
於祖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

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錫瑞謹案大傳但言巡守
若師行亦當同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
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
禱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然則有遷主載遷主無遷主載幣帛
皮圭大傳文不具耳大傳又云武王伐紂王升舟入水宗廟惡鄭
注云惡為亞次也宗廟遷主是武王行師亦載遷主行王制疏
引皇氏說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於齊車書曰用命賞于祖是
也摯虞要注云古者帝王征行以齋車載遷廟之主行故甘誓云
用命賞
于祖

弗用命戮于社

○今文作不用命僇于社○史記作不用命僇于
社周禮大司寇先鄭注小宗伯後鄭注公羊傳何

氏注引皆作不與史記同蔡邕獨斷曰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
所為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日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
必於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
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予則孥戮汝

○今文作予則奴僇女○史記作予則帑僇女帑淺
人所改當從漢書引作奴漢書王莽傳曰秦置奴婢

今文尙書攷證卷四
五
之市與牛馬同蘭書曰子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
師古曰奴戮者戮之以爲奴也說書以爲帑子也戮及妻子此說
非也泰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匡謬正俗云按奴戮者幹
讎或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泰
誓稱囚奴正士亦謂或囚或奴也幹讎作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
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爲
折衷矣按班書皆用今文說周禮司厲注引鄭司農云今之爲奴
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女先鄭注亦同今文若越語句
踐徇于軍曰左而不在左右而不在右身
斬妻子鬻雖仿甘誓之法恐非仁人之師

受業
盧豫章
夏敬觀
按

今文尙書攷證卷五

善化皮錫瑞

湯誓第五 商書一

湯誓 風俗通皇篇曰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
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
割之謂王制殺生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白虎
通諡篇曰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諡也崔駰大理箴曰夏用

誓其軍

王曰 史記殷本紀作湯曰段玉裁說白虎通曰質家言天命已使
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按史記殷本紀作湯曰云云下文
踐天子位作湯誥乃稱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然則今文尙書祇
作湯曰古文尙書作王曰錫瑞謹案段說非也白虎通言質家先
伐乃改正朔非謂稱王曰錫瑞謹案段說非也白虎通言質家先
湯取天子之璽置之于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是其
時未稱王史記曰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亦據後言之耳然據史

諸侯大臣鄭注周禮云盤庚將遷于般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是知眾戚為貴戚近臣也

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

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張衡西京賦曰

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圯耿不常厥邑

于今五邦錫瑞謹案史記云五遷無定處五邦即屬五遷蓋並亳

乙遷於邢與書序云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圯于耿皆合

五遷之數馬鄭注云商亳囂相耿不數盤庚所遷之殷與于今五

邦今字之義不合偽孔傳云亳囂相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正

義云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往居亳為五邦其說迂曲不可

通蓋不知上篇為遷殷後作故可並數亳殷為五也或引汲冢紀

年祖乙遷庇南庚遷奄以足五遷之數紀年

偽書不足據又或以五遷皆出盤庚尤謬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

由葉今文作粵檝。說文木部檝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

若顛木之有粵檝古文言由檝許君以由

檝為古文則粵檝為今文尙書明矣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敷于民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史記云告諭諸侯大臣又云

法則可修蓋解此數句之義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今

文作

裕女眾。白虎通號篇云尙書曰王曰裕女眾段玉裁說裕者格

字之誤錫瑞謹案今文尙書與古文不同白虎通蓋用今文非誤

字也方言曰裕猷道也是裕猷皆訓道道為治道之道亦為教導

之導古無二字王莽大誥用今文義以大誥猷為大誥道此云裕

當如大誥之猷莽誥之道裕女眾謂教導女眾也史公以為小辛

時百姓思盤庚作則王即盤庚王鳴盛據鄭說以為湯甲是鄭義

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

今文作王播告之。說文言部播敷也。

引商書曰王播告之不連修字為句與偽孔句讀不同蓋本今文大傳云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蓋釋經之任舊人罔有逸言也父言老成之言應言謂從上如響應者。

民用丕變今汝聒聒。

今文作今女懇懇。說文心部懇拒善自用之意也从心聒聲商書曰今女懇懇重文。

聒云古文从耳古文从耳作聒則懇乃三家今文。

起信險膚子弗知乃所訟非子自菟茲德惟汝舍德。

今文作維女舍德。史

記曰舍而弗勉何以成德則今文尙書當作舍德。

不惕予一人。

今文作不施予一人。白虎通號篇曰臣下謂之共尊者一人耳故尙書曰不施予一人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施與惕同在歌支一類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廣雅釋詁三移施狄敷也曹音施失異反敷亦鼓反錫瑞謹案白虎通用今文作施而義與史公說不同與鄭君說頗近鄭以上篇為盤庚為

臣時事則予一人為盤庚目其君之詞猶云我天子耳此云臣下謂之一人當與鄭同蓋夏侯尚書間與古文合也。

予若觀火。

周禮夏官序官注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陳喬樞說鄭君讀燿為觀當用學官所立三家今文使人易曉司燿注下文又云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則燿火謂熱火與鄭意言湯熱可呼觀則火熱亦可呼觀也然則此經觀火與司燿之燿皆當訓為熱觀火者猶言熱火也偽孔

傳訓觀火為視火其說非是。

予亦拙謀。

今文作予亦拙謀。說文火部拙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予亦拙謀讀若巧拙之拙王鳴盛說許云讀若

巧拙之拙後人遂改尙書拙字為拙非也經言予威若熱火之猛烈但予拙謀細威不用使女縱逸不肯徙也陳喬樞說今文尙書當與古文尙書同作拙謀。

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今文穡作嗇。

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應劭曰農夫服田厲其脊力乃有秋收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

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

張衡西京賦曰何必昏于作勞薛綜注曰昏勉也三國魏

志武帝紀曰穡人昏作注般庚曰不昏作勞鄭元曰昏讀為敬敬勉也陳喬縱說三家尚書皆作昏字昏者敬字之消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後漢書傅毅傳迪志詩曰農夫不怠越有黍稷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

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命何及馮登府說案上文屢言命下文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與此悔命相應

悔命何及即所謂罔知天之斷命也今文為長

相時儉民

引商書作無聲義俱近說文無疾利口也

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

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傳兩引商書皆有惡之易也四字近人或據以增經文然左氏引經多彙括之辭未可據補

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今文作人維舊無求字下求舊作殺舊○石經人維舊二

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鄭注云故書

求為救是以救為求又堯典宥速亦為宥救是又以救為速錫瑞

謹案潛夫論交際篇曰人惟舊器惟新亦無上求字風俗通窮通

篇三國志王朗與許靖書引書皆作人惟求舊蓋三家本小異或

有惟字與古文合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

掩爾善○今文上予下亦有不字掩作絕○五經異義云謹案易

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

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任者

與滅國繼絕世之證與大傳說同蓋亦用今文義○一作胥及肆

勤○錫瑞謹案今文尚書逸勤一作肆勤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

碑曰公惟司徒之孫太尉公之允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肆勤此伯喈據今文尚書作肆勤之證詩谷風既詒我肆毛傳肆勤也左氏昭三十年傳若為三師以肆焉杜注肆猶勞也肆勤謂勤勞王事伯喈舉楊公之祖考勤勞王事正用盤庚乃祖乃父胥及肆勤之義又蔡邕中鼎銘云宣力肆勤亦即肆勤周禮小宗伯肆儀為位注故書肆為肆曲禮君命大夫與士肆學記宵雅肆三釋文皆云肆本作肆集韻肆或作肆是肆與肆通伯喈用今文作肆勤實勝逸勤之義江段孫陳皆未及引也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其後子孫雖有罪

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說與大傳略同惟云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為異引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無大字與字證魯齊三家詩皆用今文尚書矣五十里諸侯采地以十里較大傳所云少五里然以百里諸侯七十里諸侯例之其采地皆遞減十里則韓詩外傳是也尚書大傳作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五蓋衍字耳錫瑞謹案陳說非也

董子春秋繁露爵國篇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與尚書大傳合則大傳十五里不誤外傳脫五字耳伏生韓太傅之說與古文說不同證以董子書則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即附於諸侯之附庸其先百里之國其後為稱字之三十里其先七十之國其後為稱名之二十里其先五十里國其後為稱人氏之十五里殷爵三等附庸亦分三等其數正合春秋時紀季以鄒入于齊此國滅而采地不滅之證公羊傳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是附庸亦得立五廟蓋子孫有罪黜而猶得為附庸立五廟以祠其受封之人此古者與滅國繼絕世之義也今文家解此經竝不訓為功臣配祭鄭注以大享為烝嘗或又謂兼禘禘言之皆非今文尚書之義今文說既不以為配祭則上句享字上不必加大字下句享字上亦不必加與字矣此則當從外傳無大字與字為是今本大傳恐後人據古文尚書增之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今文

○石經口口口有志王應麟藝文志攷云漢人引若矢之有志儀禮既夕記志矢一乘注志猶擬也書曰若射之有志陳喬樞說疑鄭君所引書是作若矢之有志此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今文無作毋老作翁弱作流○石經女毋翁侮成人毋流下闕孫星衍

說翁侮猶言狎侮段音字鄭注鄉飲酒義云流猶失禮也馮登府說案流本音為聊說文多部弱撓也是弱流音相近錫瑞謹案翁與脅通淮南陸形訓其人翁形注云翁讀脅幹之脅漢書王莽傳動靜辟脅師古曰翁脅之聲相近義則同據此翁疑段為脅以勢脅眾不使遷也流蕩散之義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注云流謂蕩散又案段玉裁據唐石經訂古文為老侮成人以今本作侮老為誤是古文本侮在老下今文作翁侮特一字不同耳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于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

用德彰厥善

後漢書濟北惠王傳三國志高柔傳引皆作彰○今德章厥善

厥善

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于一人有佚罰

○今文作國之臧則維女眾國之不臧則

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國語內史過引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眾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韋昭注曰臧善也國俗之善則

維女眾歸功于下逸過也罰猶舉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其舉當在我章注不言古今文同異疑古今文同注義或亦本今文家說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石經各共度乃口作度爾口○石經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口

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石經於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股庚既之

上空一字則上篇中篇相接處亦必空一字可知蓋今文尚書股庚三篇合為一篇而三篇之文不可無區別故大小夏侯章句皆二十九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蓋分股庚三篇為三卷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

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

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今文感作高○石經口口口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下闕江聲說讀當

至保字絕句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則此承保二字當聯讀
保安也言前后無不承安其民也感石經作高胥相也詩云聿來
胥宇小山別大山曰鮮詩云度其鮮原鮮字當屬上讀言前后相
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下篇所謂適于山也浮過也既相地之宜
又審天之時當遷則遷不過于天時也李富孫說咎繇謨庶厲
翼史記夏本紀作高翼釋詁厲作也鄭注同月令征鳥厲疾呂覽
作高疾是石經作高
或卽與厲字義同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
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今文汝遷作爾遷邦作國汝作今女○石經口口口試以爾遷
安定厥國今女不爾遷馬登府說經文云今予將試以爾遷安定
厥國下云今女不憂朕心之攸困乃
威大不宣乃心語氣緊接今文是也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

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怨曷瘳○今文稽
作迪怒作

怨○石經口其或迪自怨下闕江聲說或之言有也言相與沈溺
不有其生道矣雖有怨恚何瘳乎馮登府說案稽迪因聲轉而異
中州金石記曰迪進也言不進而遷居釋詁云迪道
也益稷謨迪朕德史記迪作道道導也訓道義爲長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
文誕

作永○石經口永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下闕段玉裁說誕
從延聲延永雙聲皆訓長也馮登府說永字正與上謀長對言不
爲長久之謀乃爲長久之
憂故下云有今罔後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今文倚作踣
○玉篇引作踣
云踣曲迂避也陳喬縱說倚卽踣之段借也作踣者今文尙書也
避亦卽僻之段借字疑玉篇所采或今文家舊說其佚散見於他
書者而顧
氏撫之耳

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

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之勞爾先予不石經口口口口口口

作不猶大詰爾丕克遠省王莽用今文丕作不也今文尙書蓋以此句下屬爲義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崇作知石經

口于茲高后丕乃知降罪疾曰下闕江聲說予不克羞爾用懷爾

八字作一句然字別爲一句丕乃偽孔訓爲大乃大乃之云不詞

讀當爲不乃不乃猶言母乃也古者不不二字通用召詰不能誠

于小民說文引作不能誠于小民是其證也金滕丕子之責鄭注

亦讀丕爲不此經言我不能進女于樂土以安民夫然是我

失于政而陳久于此也我高后毋乃知之將降罪疾于我

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

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

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經上闕民女有近則

在乃心我先后綏下闕孫星衍說釋詁云則法也蓋言女當近法乃祖父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

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今文崇作興弗祥作不

口興降不承於戲今予下闕馮登府說文興呼作於戲石經口

協太元經風動雷與從其高崇馬融則有崇聲故今文作興正以

繁手累發密節疊重可證興與崇義相通文選東賦進明德而崇

見古音如此耳侯康說按興與崇義相通文選東賦進明德而崇

業薛綜注崇猶興也毛詩江之永矣又兼字引詩江之羨矣

作江之漾矣說文永部首引詩江之永矣又兼字引詩江之羨矣

是永與漾同聲春秋昭十一年盟于祿祥公羊作侵羊范君斷碑

文曰利千萬曾羊元嘉刀銘宜侯王大吉祥公羊皆段乃父釋文云

羊同聲此祥轉爲永之故也我高后一乃祖乃父釋文云

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曰段玉裁說按別本絕也當讀乃祖乃父

丕乃告句絕乃祖乃父曰段玉裁說按別本絕也當讀乃祖乃父

今文傳書列說卷六

九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分猷作女

比猶設作翁。石經口口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翁中下闕江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剝殄滅之無遺育無俾

左傳史記引般庚之誥皆無不吉不迪暫遇姦宄

易種于茲新邑

故未敢據以為今文尙書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石經口建乃

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今文作女

大命。石經口口口口女罔台民助建大命段玉裁說古罔無

通台怠懋助通勸古音同懋侯康說按易雜卦傳越語載范蠡

之語秦始皇東觀刻石文相梁臺詩張衡東京賦俱讀怠如台匡

謬正俗卷七引曹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實先契而

下闕中下二篇相接處中空一字此三家今文尙書舊式也

佐唐湯受命而創基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而弗怠蓋正用無戲

怠之意而亦讀為台與基為韻又台古通怡太史公自敘虞舜不

台諸呂不台即不怡也而怠亦通怡雜卦傳謙輕而豫怠也釋文

引虞氏作怡是也冒从目聲故動从盲聲而切以許玉其讀助若

懋者即旭讀若好之比君爽迪見冒聞于上帝釋文引馬作助崔

瑗侍中箴亦有勸聞上帝之語顧命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釋文

引馬鄭王作勸此懋建所以得為助建也錫瑞謹案二說是也侯

引曹朔頌尤瑀列女傳齊姜頌曰齊姜公正言行不怠勸勉晉文

台當讀為給孫星衍說台失也皆非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

石經今予我下關正義曰夏侯等書心腹

腎腸曰憂鬻之腎鬻之陽鬻之三國志管宣傳太僕陶邱一等薦

宣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曰優賢著於揚歷張載注曰尙

揚其所歷試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張載注曰尙

碑云優取之寵咸陽令唐扶頌云優賢颺歷賢作取揚作颺皆三

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其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

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石經口口口

凶德緩績下闕馮登府說緩嘉聲之近曲禮大夫則緩之注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石經口口口

作今爾惠朕震作祇。石經今爾惠朕口祇動萬民以遷江聲說

惠順也今爾順我教令以導民使知遷則能安必皆順從何至震

動萬民以遷乎孫星衍說釋詁惠順也祇敬也今文之意言汝順

我盡敬動萬民徙居避患之為得也祇震聲之轉堯典祇敬史記

作振敬內則祇見孺子鄭注祇或作振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石經肆

史記賈誼傳共承嘉惠共承蓋用今文

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

眾朕不肩好貨。今文隱作乘懋作勗。石經口口乘哉予其勗

衍說乘計也錫瑞謹案今文之義不必與古文同石經后肯高鮮

江聲說為相度高山以經云適于山證之似江說為可信則乘哉

之乘或即乘高之義謂乘高

山以建新邑也懋作勗見上

敢恭生鞠人謀人之保居。今文保作萃。鹽鐵論本議篇文

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萃居舜藏黃金高帝

即盤庚下篇鞠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經朕不

肩好貨下經無總于貨寶正昭合但未詳此萃當彼經何字並其

說若何耳臧庸說案此萃居即當彼經保或作葆與萃形相

近故文異然則古文尙書作保居今文尙書作萃居其說猶齊語

云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貲制國為二十一鄉

工與士農雜處賤之也

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

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十一

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十一

今文尙書攷證卷七

高宗彤日第七 商書三

善化皮錫瑞

高宗彤日 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 高宗彤日 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 高宗彤日 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

今文尙書攷證卷七

一

高宗彤日越有雉維

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為諡質者以兩言

為諡故尙書高宗殷宗也爾雅釋天釋又祭也周曰彤孫
炎曰祭之明日尋釋復祭彤者相尋之意何休公羊解詁曰殷日
彤周曰尋釋者據今日道昨日不致斥尊言之文意也彤者彤日
不絕據今日道昨日斥尊言之質意也漢書外戚傳引書云高宗
彤日粵有雉維作粵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外戚傳後漢書律麻志引書皆作假孔傳

光曰祖對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
事言異變之來事有不正也師古曰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
成帝紀建始元年詔引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假至也言
先王為王道之君遭遇災變則正其行事修德以應之案史公訓先
假王為王勿憂者疑釋假王為先代至道之王似非其義孫星衍說史
有來朝者此託言瑞應以寬王心所謂先假王高宗修德而反見
異恐辭善意而不畏天變故假言瑞應以寬王乃正言其事此進
言之要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

中絕命

日祖己乃訓王曰唯天監下無民字民中絕命作中絕其命。史記

載此文民止一字不重出偽孔本於中絕命上別出民字殊無謂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日其奈何奈何乃如台

之故訓字。孚一作付。石經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下關
漢書孔光傳光日蝕對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附
付古通用訓誼同孔光傳大夏侯尙書石經亦用夏侯本史公作
附蓋歐陽尙書索隱

鳴呼王司敬民。今文作嗚乎王嗣敬民。史記曰嗚乎王嗣敬
皆省作司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劉
原父皆釋司為嗣是司為古文嗣錫瑞謹案史公作嗣與下文天
允義貫集解引偽

孔主民釋之非也

罔非天崩典祀無豐于昵。今文無豐于昵作母禮于弃道。史
 繼典作常見釋詁史公以故訓字代經索隱曰祭禮于弃道允作
 殺之禮於是棄常道陳喬樞說正義引王肅云高宗豐于禘故
 有雒雒升遠祖成湯廟之異然則史記此句或據歐陽尚書或以
 豐于尼而殺于遠之失也史記此句或據歐陽尚書或以訓詁申
 釋之無可證明姑仍之據本紀言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
 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是也小辛小乙皆復衰
 君殷所以衰由之武丁為小乙子祀事特豐于禘故祖已因野鳥
 入廟訓王以母禮于弃道當思法成湯修政行德以繩祖武也
 源說以昵為禘廟不非今文說並非古文說也西漢古文家
 史記外莫古於禘廟者長子野鳥自外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將
 也漢成帝報許皇后書引高宗彤日祖己之言為飭掖庭椒房之
 徵杜欽上成帝論災異亦謂應主後宮適妾爭寵相害為患引高
 宗遭雉之戒飭已正事殷道復興唯陛下正后妻抑女寵以引
 災異五行傳成帝鴻嘉二年有飛雉集博士庭歷階登堂而雉只
 集太常宗正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時車騎將軍王音等上言天
 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經載高宗雉之異以明
 轉禍為福之驗今雉經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宜

然後入宮其宿留曉告人具備深切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洪
 行流聞皇天數見災異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庶繼嗣
 可立災變可銷也皆以雉應宮闈繼嗣從無豐于禘廟之說古
 今人表以孝已祖已列於武丁傳說甘盤之間蓋高宗信後妻之
 言將廢世子孝已降年有永有不承事關宗社之修促天變於上
 臣諍於下言王嗣克敬則民罔非心天允典祀以長以賢奈何以
 立儲大禮施於弃道昵愛之人豈徒豐禘祀之謂而太史公王音
 劉歆所見之古文反不如馬融僞孔乎錫瑞謹案陳說失矣魏說
 亦未為得也西漢今文家從無豐禘之說史公云母禮于弃道明
 與無豐于昵不同集解索隱皆用僞孔以釋史記殊非陳氏治今
 文亦於兩漢今古文家辨之未析謂史公之說同於王肅謬說是
 誣史公矣且祖已訓王亦安得斥其先王為弃道之君哉魏說豐
 禘之說專主繼嗣為義讀史記以王嗣敬為句民罔非為句謂是
 高宗易儲之證於古無徵古今人表雖列孝已之名不詳其事高
 宗廢孝已漢人稱引皆未之及惟見於家語帝王世紀二書家語
 王肅增加世紀皇甫謐撰二人皆作偽亂經之人其說豈可為據
 且如二書之說則孝已廢矣魏乃云以祖己之諫不廢已與二
 書不符又云殷世惟天子得以干支名次則王世子亦得名之孝
 已祖己是也不知白虎通姓名篇曰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尚書
 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咸當作巫咸是臣民皆得以干支名祖

已是臣竝非世子魏以祖己為王世子更不知出何書且如其說則高宗世子何其多乎據母佚篇馬注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矣若又廢孝已則高宗欲廢兩世子恐無是理孝已祖庚為一人為二人亦無明文可據古今人表孝已第三等無注祖庚第四等注云武丁子是班氏不以為一人且似不以孝已為武丁子也攷五行志於劉歆說外又載一說云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之異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則不專指易嗣與劉歆不同大傳又一說云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於朝平乎武丁懼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則又以祖己所訓兼有桑穀大傳皆出伏生而二說不同五行志後一說以雉雉與桑穀並稱五行傳家法而二說又不同五行志後一說以雉雉與桑穀並稱五行鳥之妖與大傳後一說相合論衡指瑞篇云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己曰雉升鼎耳而鳴何者祖己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此仲任以今文說解大傳與大傳前說相合又異虛篇云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己以為遠人將有來者

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據此則漢鼎耳雉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於永寧漢書郊祀志同說苑辨物篇曰昔我高宗成王感於雉雉暴風之變脩身自致而享豐昌之福也後漢書劉陶傳陶上疏曰武丁得傳說以銷鼎雉之災曹節傳審忠上書曰昔高宗以雉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書疏引鄭康成曰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諫以為政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武丁有雉雉登於鼎以災恐懼側身脩德又曰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諸說或渾言之或即一事言之皆非專指繼嗣所以然者上天示異初不明言大臣因事納忠亦非一端而已祖己曰正厥事則凡用人行政以及宮闈繼嗣皆在正事之中高宗修德攘災亦不專在一事說尚書者或云雉吉或云雉凶其義雖異而皆可通蓋上天示變則疑於凶修德禳災則轉為吉也史記一書多同今文成帝王音杜欽劉歆皆今文說歆雖傳古文尚書而五行傳所載皆今文之義隋書經籍志云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是也魏以史公劉歆為古文說失之魏又云漢人不以繼嗣為占而以用人懷遠為占者乃高宗之書不止一篇首篇專論繼嗣次篇則修德行政用人振武案兩漢人所習今文皆止二十九篇高宗之訓久亾史記已不載其一字漢人安得引之是諸

說所引皆高宗彤日篇文非高宗之
訓篇文魏說憑此無徵皆不可據

今文尚書攷證卷八

受業
雷恆
文永譽
按

今文尚書攷證卷八

西伯伐耆第八 商書四

善化皮錫瑞

西伯伐黎。琳。今文作西伯伐耆者亦作飢又作汎。錫瑞謹案慧
傳亦同說文作伐尚書音義云黎尚書大傳作者外紀云西伯勝
黎伏生司馬遷作者路史國名紀云大傳作西伯伐耆漢藝文志
文證云大傳以西伯伐黎為耆史記周本紀云敗者國徐廣曰
耆一作汎殷本紀云及西伯伐汎國滅之徐廣曰汎一作汎又作
音宋世家云及祖伊以周西伯汎昌之修德滅汎國徐廣曰汎音者
是今文伐亦作耆者亦作汎皆三家異文也班固典引云以
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形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孟堅
用今文而亦同古文作黎者或夏侯尚書同於古文或後人用古
文改之孟堅云以方伯統牧則以西伯為二伯王逸注楚辭天問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云文王為雍州牧叔師亦用今文而以西伯
為州牧與班說不同豈文王始為州牧而後為二伯歟

今文尚書攷證卷八

西伯既戡黎

大傳云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

伐者又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出則克者

六年伐崇則稱王史記周本紀則於閔天獻寶紂赦西伯虞芮俱

讓之後云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

須明年敗者國明年伐邢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錫瑞謹案

大傳以爲文王伐者在受命之後五年史記以爲在受命之四年大

傳以爲文王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史記以爲被囚而出乃伐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邕諸國

又曰紂以其大得人心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

以桎梏囚于羑里也是韓非以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與大傳合

孟卽邢莒卽伐密以遏祖莒之莒舉蓋因伐吠夷而舉其地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卜筮篇曰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

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

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

也仲任以賢者訓格人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同。今文一作假人

元龜無敢知吉。史記殷本紀曰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

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無天子二字蓋省文

無敢知吉作無下云罔不欲喪作罔則此疑用今文本作無也假

格古通用徐廣曰元一作卜周本紀曰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紂。

宋世家曰及祖伊以周西伯之修德滅虜國懼禍至以告紂。一

作假爾元龜罔敢知吉。潛夫論卜列篇云尚書曰假爾元龜罔

敢知吉疑用夏侯尚書與史公王仲任用歐陽尚書不同蓋據元龜

禮云假爾泰龜有常之義以此爲命龜之詞也漢書食貨志元龜

尺二寸長

尺二寸長

尺二寸長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今文惟作維戲作虐。史記殷本紀曰非先王不

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集解鄭元曰王暴虐於民是鄭本亦作虐字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文作不虞知天性

有安食不虞知天性集解鄭元曰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康作安故訓字不虞知天性多知字蓋

今文尙書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今文弗作不。史記曰今我民罔不欲喪弗

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至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

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

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今文作大命胡不至。史記曰曰天曷不降威大

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蓋今文尙書不摯作不至上多胡字如台作奈何用故訓論衡藝增篇引此經云民之望天降威與大命之

至急欲革命去暴主也至字與史記合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史記殷本紀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周本紀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

為宋世家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今文反作返參作參。史記曰

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汗簡古文四聲韻皆云參字見石經尙書戡黎篇陳喬樞說則今文尙書

作參可知矣。參古今文之異壁中本皆古文故用參字也。玉篇

參力捶切尙書以為參字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今文尚書攷證卷九

善化皮錫瑞

微子第九 商書五

微子 錫瑞謹案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滕

左氏傳引洪範為商書也微子一篇史公載其文於宋世家其用

古文說不可攷殷本紀曰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

下文乃言比干諫死箕子為奴微子世家則曰紂殺王子比干於

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本紀世家兩處之文不同疑一為

今文說一為古文說故言微子之

去先後有異但其詳不可攷耳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宋世家曰

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大師少

師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大師漢書禮志說殷紂時樂官師瞽

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此謂論語微子篇大師摯適

齊云云也故古今人表太師摯少師陽皆系之殷辛時宋世家於

今文尚書攷證卷九

命于天類之明與微子不無應于爾時
命于天類之明與微子不無應于爾時
命于天類之明與微子不無應于爾時
命于天類之明與微子不無應于爾時
命于天類之明與微子不無應于爾時
命于天類之明與微子不無應于爾時
命于天類之明與微子不無應于爾時
命于天類之明與微子不無應于爾時
命于天類之明與微子不無應于爾時
命于天類之明與微子不無應于爾時

受業 雷 文永 譽 校

比干死之後云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大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大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為奴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本紀又云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大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奔周是則大師少師為殷之樂官即大師擊少師陽也擊即疵陽即疆音皆相近此今文尚書說也錫瑞謹案古今人表疵與疆列第二等摯與陽列第三等是班氏不謂擊即疵陽即疆也豈亦如士會范武子二名竝列乎桓譚新論曰二年間紂殺比干囚箕子大師少師抱樂器奔周亦同史記之說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今文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史記宋有皆今文尚書孫星衍說史公四方上又有不治四方弗作不或作治二字者言殷其不有治政是不治四方也

我祖底遂陳于上用沈酗于酒。○今文作我祖遂陳于上我沈

上紂沈酗于酒蓋今文尚書無底字用字我作紂則史公易之微子不忍言紂惡故隱其文曰我史公易之以紂使人易曉也今文尚書沈酗作沈酒史記自序曰帝辛湛酒漢書五行志曰湛酒于酒禮樂志曰湛酒自若谷永傳曰皆由婦人與羣惡沈酒于酒霍

光傳奏昌邑王湛酒于酒敘傳班伯曰沈酒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揚雄徐州牧箴曰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酒于酒而忘其東作益州牧箴曰帝有桀紂酒沈頗僻易林賁之乾曰帝辛沈酒皆今文尚書也韓詩說曰齊顏色均多寡謂之沈閉門不出客謂之酒君子不可以酒沈不可以酒

用亂敗厥德于下。○今文作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集解馬融曰我祖湯

也下下世也錫瑞謹案今文尚書多婦人是三字於用字絕句厥德作湯德則亦史公易之使人易曉也漢書谷永傳災異對曰湛酒荒淫婦言是從又黑龍見東萊對曰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酒于酒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星隕如雨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目喪凶者皆繇婦人羣小湛酒於酒是子雲所據今文尚書有婦人是用句與史記合列女殷紂姐已傳曰比于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不修先王典法所謂敗湯德也孫星衍說按大誓紂乃斷弃其先祖不修先王為淫聲以說婦人則史公言婦人是用敗湯德于下正謂弃其先祖之樂為淫聲大師將抱樂器奔周故先言此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今文作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錫瑞謹案

穀梁桓三年傳云既者盡也廣雅釋詁云既盡也左氏宣十二年傳云可勝既乎周語藪澤肆既注皆訓盡盡與罔不義近故今文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文

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與相為敵讎○史記曰

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與相為敵讎○史記曰

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為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鄭元

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陳

喬樅據鄭注云凡猶皆也謂史記作皆以訓詁代之段玉裁據古

音並讀如旁謂今文尚書作旁與並者旁之故訓錫瑞謹案史公

用今文尚書不必與鄭注古文同潛夫論述赦篇曰小民乃

並為敵讎並字與史記合蓋今文作並史公非用故訓也

今殷其淪喪○今文淪作典○史記曰今殷其典喪集解謂典

輒欲願典鄭司農讀典為殄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為

殄是典腆與殄通錫瑞謹案錢說是也列女傳云不脩先王之典

法則解典為國典義亦可通孫星衍以典即圖法引呂氏春秋殷

內史向擊載其圖法出之周淮南子太史令向甄先歸文王謂

向聲近陽莖字形近擊其說似涉傳會太師與太

史不同官一載圖法一抱樂器不得傳合為一也

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今文作若涉水無津涯亦作若涉水無舟

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錫瑞謹案三家今文蓋有作舟航者後漢

書明帝紀曰若涉淵水而無舟楫潛夫論考績篇曰無舟楫而欲

濟大水荀爽易泰卦注曰馮河而上不用舟航皆用今文尚書而

管子七法篇曰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商子弱民篇曰濟大

川而無船楫又在漢人之前

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今文父作大狂作

越至于今日大師少師我其發出往集解鄭元曰發起也紂禍敗

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索隱曰往尚書作狂蓋亦今文尚書意異

耳案鄭注亦從今文

尚書與告去意合

吾家老遜于荒○今文作吾家保于喪○史記曰吾家保于喪江

聲說卿大夫稱家保安也我卿大夫安于喪之

事恬不知畏亦言不與謀也錫瑞謹案江說亦通然據史公云微

子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釋此二句之義我其發出往者將遠

今文傳書

今文傳書

今文傳書

今文傳書

出以避難言欲去也吾家保于喪者保守也喪也將居家以守死不去言欲死之也二句正言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之意故重呼大師少師告之○一作吾於是家保○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云吾於是家保駟案馬融曰卿大夫稱家陳喬樞說是言我為出區之計庶幾國雖喪而家猶可保微子志存宗祀故其言如此耳

今爾無指告于顛臍若之何其

○今文作今女無故告于顛臍如顛臍如之何其集解馬融曰臍猶隆也恐顛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元曰其語助也王肅曰無故告無意告我也微子求教誨也案據此則王本亦作無故告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

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今文作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蕃亾殷國乃母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恣淫神祇之祀○史記曰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蕃亾殷國乃母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恣淫神祇之祀集解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犧又一云恣淫侵神祇索隱曰劉氏云恣淫

輕穢也孫星衍說陋者隱也說苑君道篇云晏子隱君之賜淫者文選演連珠云時累不能淫注淫侵也言有隱匿侵沒其貲者錫瑞謹案方輿沈酗今文當作竝與沈涵說見上史記無竝與沈涵于酒句此句之文皆見於上不應重出疑今文本無之無舊有位人句疑今文亦無之或經師以舊訓老以有位人訓長誤入正文也

合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

釋文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斂也斂賦斂也案馬鄭不同未知孰與今文

召敵讎不忘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

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

史記於前淪喪作典喪則此亦當作典孫星衍說淪亦如上文作典宋世家云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釋我興受其敗又云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釋商其典喪至詔王子出迪也錫瑞謹案據王仲任所引今文說下為微子之言則大師言止於此蓋微子以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詢之大師大師詔以出迪正決其欲去之意是也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齊○今文作微子曰我舊云孩子

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又云紂之惡在孩子之時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孫星衍說今文多微子若曰四字以此為微子之言云性惡不出眾者釋名云出推也推而前也言其資質不能在眾庶之前荀子勸學篇云其出人不遠矣是也充時猶見古尚書章句當本歐陽夏侯之義非臆說也錫瑞謹案如仲任所引今文說則王子屬紂與上文王子指微子不同我乃顛齊為微子自我與上子顛齊合蓋微子聞太師詔以出迪之言乃云我舊云紂為孩子已不善雖為王子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變則商必亾而我乃顛齊矣仲任所引經義本非難解江聲王鳴盛不得其說乃以為謬陳喬樞謂論衡稱微子曰者目尚書之篇名非以為微子自言微子睹其不善之性當作微子父睹其不善之性魏源又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微子字誤當作大師夫漢人遺說存者無多學者當塙守其說深思其義不得妄生駁難如實不可解闕疑可也何得全無證據妄改古人之書以就己之臆說此豈信而好古不知蓋闕之義哉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史記曰今誠得治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國治身死

亾又云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錫瑞謹案據史公說似亦以我不顧行遯為微子之言謂我不能復顧矣將行遯矣史公與王仲任皆習歐陽尚書故其說相同古文尚書誤脫微子若曰四字竝以我不顧行遯為文師之言則史公之說不可通矣又案傅世洵洪氏隸釋補云綏民授尉熊君碑以自靖為自清據此則釋文云靖馬本作清謂潔也亦三家今文之異與古文不同者

受業雷 恆 文永譽 技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

善化皮錫瑞

牧誓第十 周書一

牧誓說文土部毋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于毋野从土母聲許君引周書乃古文史公則用今文尙書故作牧野

不必作毋也爲孔名傳古文而亦作牧可改矣

時甲子昧爽○今文作正月甲子昧爽○史記周本紀曰二月甲子昧爽徐廣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

之二月也孫星衍說是今文有二月漢書律曆志云序曰一月戊午師渡于孟津至庚申之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壘日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但史公以此二月爲十一月二月甲子律曆志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是以爲十三年二月蓋今文古文各從文王受命數年之異也史公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則文王七年而崩若以賜斧鉞爲受命則又在虞芮質成之前矣其云二月甲子或不異也錫瑞謹案史公用今文尙書則

時甲子三字今文當作二月甲子四字而二月字又當從徐廣所
據一本作正月齊世家云十一月正月甲子誓於牧野是其明證
古文書序云一月戊午史記引今文書序云十二月戊午戊午距
甲子僅七日不得相隔兩月故古文以戊午為一月則當以甲子
為二月今文以戊午為十二月則當以甲子為正月周本紀作二
月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史公以為文王受命七年崩者本於大傳
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史記云詩人道西伯受命七年崩者本於大傳
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史公詩人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
為受命之年正與大傳一年質虞芮相合則史公必同伏生之義
十年而崩必是七年而崩之譌蓋因七與十字形相似而誤孔穎
達大誓正義武成正義皆云史記言文王受命七年崩是孔氏作
正義時所見史記尚作七年不誤張守節所據本則已誤作十年
張云十當為九即據偽武成為說不知史公不見偽書十年本是
七年之譌也史記又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九年當蒙文王受命
七年數之文王七年而崩又二年故史記云十一年謂二期觀兵也
還師又二年伐紂則為十一年故史記云十一年謂二期觀兵也
畢渡孟津與書序云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相差一月乃殷正
正合書序並無脫文其作一月與史記十二月相差一月乃殷正
周正之異書序孔子所作大傳伏生所傳史記亦用伏生今文三
書皆相符合漢志所以與史記不合者用劉歆三統術劉歆又本

於逸周書文王受命之九年劉向以為周書蓋孔子所論百篇之
餘見漢藝文志注故歆用其父說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
二期觀兵為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為十三年偽孔從之較史記皆
差二年與書序大傳皆不合後人多沿其誤以疑書序詆史記實
為大謬或又以逸周書所云受命乃受西伯專征之命亦調停之
說逸周書與尚書文體不類非必孔子刪書之餘劉歆好作偽其
說不足據鄭君據伏生今文兼取劉歆之說以為文王受命七年
而崩崩後六年武王伐紂紂後五年而崩參用今古文說與再
期觀兵須暇五年之數不合皆不如今文說之塙而有據也陳喬
樞治今文不知塙守今文師說乃云伏生年已老耄或於文王受
命年數記憶未能明晰逸周書乃汲冢古文三統
麻又推法最密要宜為可信豈非顛倒之見哉
土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今文作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大傳曰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
陳喬樞說案禮記祭統云舞莫重于武夜紂至于商郊正義曰舞莫重于武
宿夜者皇氏云師說書傳武王伐紂于宿夜正義曰舞莫重于武
宿夜其樂名也此據書傳釋武宿夜最塙蓋此舞樂即象當時士
卒之歡樂歌舞也孫星衍說史公王作武王蓋此舞樂即象當時士
經亦作武王闕宮疏亦同疑偽傳刪武字也史臣追加之文如湯

晉稱王後人不省耳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

君。○今文友作有邦作國。○史記曰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

武王曰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錫瑞謹案前已云

知者史公於甘誓湯誓王曰皆改爲啟曰湯曰欲人易曉此王曰

嗟不可改之曰發曰嗟故增之曰武王曰嗟矣逃作遠故訓字友

邦亦有國蓋如甫刑有國有土之義陳喬樞乃據周禮鄭注云天

字則經當作友邦爲是史記有國疑是友國之譌不知史公自據

今文豈必與鄭古文同哉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史記曰司徒司馬司空無御事二字蓋今文

空此文與彼同解亦當同伏生大傳于彼文引傳以說之云天子

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

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攷官數虞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

故鄭以爲夏制伏於虞傳言三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則止

有六卿此益爲九卿是夏之異於虞者亦不知所益何卿殷又不

可攷若周禮六卿之制當自武王時已定則周制異於夏同於虞

伏生何以據夏制說之殊不可解依注疏以此經爲軍中有職掌

之人不必從伏也錫瑞謹案王說非也伏生云天子三公九卿二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異義今尚書夏侯說禮記昏義篇春

秋繁露官制象天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其說皆同蓋自虞夏以至

周初皆止有三公無六卿據此經與大傳史記所引大誓乃召司

徒司馬司徒司馬皆止有司徒司馬司空可證雖周禮六卿之

制定於周公而後故顧命召三公無六卿又從注疏謬說以

王時已定何如故誓與大誓皆止三公無六卿又從注疏謬說以

此爲軍中自職掌之入乎司馬司馬司馬伏此大誓亦與若

君至專阿寧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

亞旅師氏千夫三百夫三百夫三百夫三百夫三百夫三百夫

亞旅師氏千夫三百夫三百夫三百夫三百夫三百夫三百夫

亞旅師氏千夫三百夫三百夫三百夫三百夫三百夫三百夫

亞旅師氏千夫三百夫三百夫三百夫三百夫三百夫三百夫

稱爾戈比爾于立爾予其誓史記曰稱爾戈比爾于立爾予其誓鹽鐵論繇役篇曰武王之伐

殷也執黃鉞晉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

言是用今文作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文作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文作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文作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王伐殷至于牧野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之索今文作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為政猶雌雞而代雄鳴是喪家之道也案漢志引經與史記略異

蓋夏侯本與歐陽不同列女殷紂已傳曰小貴之姐已之所憎誅

之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姐已頭懸於小白旗以為紂者是

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蔡邕答詔問災異曰昔

武王伐紂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

雄鳴主不榮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書誠牝雞牡鳴崔琦傳外

戚箴曰惟家之索牝雞之晨

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今文作自棄厥先

家國遺厥王父母弟不迪。史記曰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厥

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迪。案今文尚書多先祖字與家國字於

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也。案今文尚書多先祖字與家國字於

國字絕句厥作其迪作用故訓字。一作厥遺任父母弟不迪。

石經厥遺任父母弟不迪。陳喬樞說任字或鐫刻之譌石經厥遺

上文闕無以訂其同異俞樾說任乃誤字漢人旁作任耳韓子外儲

往無別此經王字漢人書作壬字因又加人旁作任耳韓子外儲

說左篇王登為中牟令呂氏春秋知度篇作任登即其例也錫瑞

謹案蔡邕等審定石經不應如此有誤夏侯尚書異說或與史公

歐陽說不同大傳盤庚篇引書曰湯任父言卑應言則今文說有

任父之義或謂遺任乃受遺任

政者遺任父母弟謂箕子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史

曰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無下是以為大夫

卿士句疑是以為大夫卿士句今文尚書本無乃後人解經之詞

卿士句疑是以為大夫卿士句今文尚書本無乃後人解經之詞

卿士句疑是以為大夫卿士句今文尚書本無乃後人解經之詞

誤入正文如禮記母以嬖御士疾莊士鄭注云莊士二字一作大夫卿士今本禮記遂誤作莊士大夫卿士也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絲婦人羣小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谷永傳引書曰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則于雲所引書多罪二字在逋逃二字下乃泰誓文非此經也史記作多罪逋逃與今本不異

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文寔國惟作維恭作共。○史記曰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恭一作龔。○班固東都賦漢書敘傳高誘呂氏春秋注鍾會檄蜀文孫盛李賢

李善引尚書皆作龔蓋三家異文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史記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愆作過勗作勉皆用故訓字石經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下闕據史記石經皆有

六伐七伐江聲王鳴盛據鄭注樂記不

過四伐五伐疑六伐七伐為衍文非也

尙桓桓。○史記曰尙桓桓集解鄭元曰威武貌案爾雅釋訓桓桓威

也廣雅釋訓桓桓武也揚雄趙充國頌曰起桓桓班固

十八侯銘曰桓桓將軍漢書敘傳曰長平桓桓後漢書高彪傳曰

明其果毅尙桓桓孔彪碑爰尙桓桓樊敏碑桓桓大度史孝山

出師頌曰桓桓上將無從

說文所引古文作桓桓者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今文作如虎如羆。○史記曰如虎如羆班

固十八侯銘曰休休將軍如虎如羆疑後人用

合漢書敘傳云義得其勇如虎如羆與十八侯銘不同疑後人用

古文尙書改之也。○今文一作如豺如離亦作如豺如離亦作如

財。○史記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如豺別本一作如財

財。○史記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如豺別本一作如財

財。○史記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如豺別本一作如財

財。○史記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如豺別本一作如財

財。○史記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如豺別本一作如財

財。○史記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如豺別本一作如財

財。○史記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如豺別本一作如財

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今文弗作不迓作禦。史記曰于商郊不禦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躬有戮勗躬作身皆故訓字也史記又曰誓已諸侯兵會者四千乘陳師牧野桓譚新論曰甲子日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大傳曰武王與紂戰于牧野從天以討紂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

受業
雷 恒 攷
文 永 譽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善化皮錫瑞

鴻範第十一 周書二

鴻範。今文洪作鴻。大傳曰鴻範可以觀度漢書梅福傳曰箕子佯狂于殷而為周陳洪範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今文惟作維。大傳曰武王勝殷繼

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孫星衍說此今文說也書序亦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鴻範書疏云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得其實也按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又考周本紀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師渡孟津二月朝至於商郊牧野是十二年也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乃罷兵西



歸封諸侯箕子之去朝鮮因而封之疑在此時又云武王微九牧
之君箕子宜以此時來朝故在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是十三年也
大傳所說較之周本紀未可非故今文與古文並存可也錫瑞謹
案史記宋世家云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不言其何年周本紀以
為克殷後二年史公說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蒙文王受命
之年再期觀兵為九年又二年伐紂為十一年而克殷後二年為十
三祀與大傳無不合其不合者宋世述鴻範畢云於武王受命
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則史公以為陳鴻範後乃封朝鮮與伏
生以爲封朝鮮來朝乃陳鴻範說異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鴻範
多古文說此當為古文說之一漢書五行志曰劉歆曰禹治洪
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實其真降及於殷
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呂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
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劉歆說與書序相近然書序不
明言作洪範之年歆則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
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
年乃遂伐紂克殷呂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呂箕
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
至此十三年歆說見漢志偽孔傳用其說故孔疏有受封乃朝不
得仍在十三祀之疑不知歆說較之大傳史記書序先後皆差二
年本不足據大傳與史記言陳鴻範封朝鮮先後雖異而言文王

崩年相合則武王克殷之年亦必相合維十有三祀自必皆在克
殷之後二年不在釋箕子囚之時遷書所載孔安國古文說與劉
歆古文說異則歆說不可信不得據劉歆偽孔以駁伏生史公也
書序所云以箕子歸或與劉歆說同或如江聲說為已而箕子來
歸則與今文箕子受封來朝亦無不合爾雅釋天云商曰祀孫炎
注云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獨斷云商曰祀釋名云殷曰祀祀已
也新氣升故氣已也此周書而稱祀者左氏傳許氏說文皆引此
經為商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
文說班氏以洪範列微子上則今文尚書次序或以此篇列微子
之前則此為商書故稱祀也惟十有三祀今文當作維匡謬正俗
云惟辭也蓋語之發端稱祀也惟十有三祀今文當作維匡謬正俗
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為惟字而今文尚書變為維者同音通用
厥義無別師古及見石經揚本此篇皆作維
尚書本作維也史記述此篇皆作維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

敘。今文嗚呼作於乎惟作維敘作序。史記宋世家曰武王曰

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錫瑞謹案

周本紀曰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王亦醜故問以

天道是武王與箕子於陳鴻範之前嘗有問答之辭惜不傳耳說

文云乃難詞也據史公說武王與箕子皆有難言之意故皆曰乃
言史記於此文及下箕子對曰皆不作乃言者以意改之耳於乎
下無箕子省文騰作定協作和彝作常依作所皆故訓字膠東令
王君碑引經作攸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惟天陰騰下民彝
倫所由順序段玉裁云騰不訓定疑今文尚書本行志曰王迺
一作迺鳴呼一作烏啼攸敘一作迺敘○漢書五行志曰迺
日鳥啼箕子惟天陰騰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迺敘服虔
日騰音陟也應劭曰陰騰也騰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攸所
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師古
日騰音質騰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合其居呂氏春
秋君守篇云鴻範曰惟天陰騰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注
日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案
師古注與服虔應劭諸家說異而與史記相合蓋本漢儒今文舊
說王肅注亦云陰深也言天陰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亦與史公
義合或史公用歐陽說服虔應劭高誘皆用夏侯說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

日箕子對曰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無我聞二字省文漢志
日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應劭曰陞塞也

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
亂陳五行也華嚴音義引大傳曰汨亂也○一作鯀伊鴻水曰陳
其五行○石經口伊鴻水曰陳其五行帝下闕焉登府說案陞伊
一音之轉中庸一戎衣注衣為殷齊人讀殷如衣是古音通也詩
溱洧箋伊因也史記作禹抑鴻水孟
子同伊抑亦聲之轉日即汨之省

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倫所敷徐廣曰斁一作釋裴駰案鄭元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
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案界作從
疇作等彝倫攸斁而舊章缺與說文作彜合也孫星衍云界為從者
典引云彝倫攸斁而舊章缺與說文作彜合也孫星衍云界為從者
今文尚書恐未可據○乃一作迺迺不界攸攸作道○漢志曰
帝迺震怒弗界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
動也界與也疇類也九
類即九章也斁敗也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序○史記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
用故訓與前同趙岐注孟子云洪範曰彝倫攸攸序謂其常事有序

異曰建大中之道胡公碑曰協大中于皇極宋均注考靈耀曰皇
大極中也與應劭漢志注同此皆訓皇為大者也案皇與王雖可
通用而義則當從五行志訓君蓋王之不極皇之不極必訓為君
而後可通若訓為大之則不辭甚矣○今文之一作建用王極
○鴻範五行傳曰爰用五事建立王極又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
鄭注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之不極是謂不建
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
經曰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
天之通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是
王之政也王政不中則不能立其事也錫瑞謹案鄭解王極之
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不能立其事也錫瑞謹案鄭解王極之
義甚精則大傳本當為王極漢志續漢志皆從其學而授之則書
大傳者當是歐陽本孟堅蔡伯喈皆習夏侯尚書故漢書與石
經同作皇極當是張生本史記用歐陽尚書而亦作皇極者案史
記於王極之傳言獨作王極疑此一當皆作王極字其作皇乃
後人改之而王極之傳言獨作王極疑此一當皆作王極字其作皇乃
改之未盡故參差不一也

次六曰又用三德

○今文又作艾○漢志曰次六曰艾用三德也師古曰艾
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師古曰艾

讀曰又石經次六
日艾用三德下闕

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

漢志曰次七日明用稽疑次
八曰念用庶徵應劭曰疑事

明考之于著龜師古曰念思也庶眾也徵應也說苑反質篇曰凡
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論衡感類篇曰洪範稽疑則今文亦
作稽也王應麟引漢人異字作叩
蓋即說文引書云叩疑乃古文字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今文嚮作饗威作畏○漢志曰次
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曰天

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師古曰饗當也言所行
漢書谷永傳引經曰饗用五福若所為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子雲用今
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為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子雲用今
文尚書作饗字應劭本亦當作饗故注云饗樂則史記漢志皆當是
饗字應劭所據本亦當作饗故注云饗樂則史記漢志皆當是
功注皆淺人妄改之漢紀谷永對策引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同出谷子雲引而與漢書不同此淺人據今尚書妄改之明證
也漢志曰凡此六十五字皆雜書本文史記曰初一日稽疑八曰庶
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
徵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惟有四十三字蓋史公省文大

傳曰建立王極孔光引經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文與漢志相同則今文尚書作六十五字不作四十三字也釋文引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則謂本文惟三十八字初一日等字皆禹所加蓋古文說異

一五行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
○今文五行上無一字 ○史記曰五行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 漢志曰經曰初一日五行及下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等字上皆無一二至八九等字 漢志載此篇五行上無一字 五事上無二字 食貨志載洪範文八政上無三字 谷永傳引皇極皇建其有極無五字 說文引書云 吐疑無七字 石經為天下王三德無六字 是今古字皆無一二等數目字也 白虎通五行篇曰五行者何謂也 謂金木水火土也 言行者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 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 其位卑卑者親視事故自同於一行 尊於天也 下文引此經曰水位在北方 北方者親視事故自同於一行 尊於天也 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 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 火在南方 南方者陽氣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 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 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 金在西方 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

為言禁也 土在中央 中央者土主吐含萬物 土之為言吐也 何以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又曰五行所以相害者 天地之性 眾勝寡 故水勝火 火勝木 木勝金 金勝土 土勝水 故火勝金 剛勝柔 故金勝木 專勝散 故木勝土 實勝虛 故土勝水 也 釋名曰五行者 五氣也 於其方各施行也 金禁也 其氣剛嚴能禁制也 木冒也 華葉自覆冒也 水準也 準平物也 火化也 消化物也 亦言毀也 物入中皆毀壞也 土吐也 能吐生萬物也 元命苞曰木之為言觸也 言觸地氣動躍也 火之為言委隨也 土之為言吐言子成父道吐也

水曰潤 下火曰炎 上木曰曲 直金曰從 革土爰稼 稽
漢書五行志作土爰稼稽 師古曰爰亦曰也 一說爰於也可於其上 稼稽也 種之曰稼 收聚曰稽 李尋傳白虎通 漢紀引皆作爰 蓋皆夏侯尚書五行志引傳曰田獵不宿 飲食不享 出入不節 奪民農時 及有姦謀 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 於易地上之木為觀 其於王事威儀 容貌亦可觀者也 故行步有佩玉之度 登車有和鸞之節 田狩有三驅之制 飲食有享獻之禮 出入有各使民 呂時務在勸農 桑謀在安百姓

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迺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
度妄興繇役日奪民時作為姦詐呂傷民財則木不曲直又曰棄法律
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是為木不曲直又曰棄法律
逐功臣殺太子呂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
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
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溷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
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
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與眾
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又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
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
室夫媵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
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
也宜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
此則土得其性矣若迺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艸
木百穀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
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眾抗威武
所呂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
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

迺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
鐵冰滯澗堅不成者眾及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又曰簡宗廟不
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滅萬物者也其
於人道命終而形滅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日收魂氣春秋祭
祀目終孝道王而形滅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日收魂氣春秋祭
神亾不宗事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
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
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
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
稿是為水不潤下志所引傳曰伏生大傳鴻範五行傳也說曰即
歐陽夏侯三家說也藝文志有歐陽說義二篇或即二篇之說續
漢志南齊志隋志皆引五行傳大義略同茲不復載白虎通五行
篇曰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
木者少陽者少陰有中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
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為萬物曲直從上者陰也卑故下
書大傳曰火者歸也與白虎通文意正合則白虎通之說亦本
大傳漢書律曆志曰太陽也與白虎通文意正合則白虎通之說亦本
冬終也物終滅乃可稱水潤者北方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為冬
南方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夏假也物假大為權也太陽者
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

時為秋秋韞也物韞斂乃成孰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
為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蠶也物蠶生
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者圍故為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
之中經緯通達迺能端直於時為四季土稼蕃息信者誠誠者
直故為繩也此以五行配五常也。今文一稼土曰稼稽集解馬融
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稽與史記同
蓋皆歐陽尚書漢書李尋傳尋對曰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
失其道天下有道
則河出圖洛出書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稽作甘史記曰潤下作鹹炎上作

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稽作甘史記曰潤下作鹹炎上作
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
乃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所以達生也猶五
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
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
猶五味以甘為主也下引此經高誘注呂覽云木味酸酸者鑽也
物應陽鑽地而出與白虎通解同大傳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飲也

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
書正義云此章所演凡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
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為人用引此書傳為證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今文五事上無二字。史記曰五事一

一曰貌二曰言說苑修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
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五事上皆無二字風俗通過譽篇曰
鴻範陳五事以貌為首論衡言毒篇曰諺曰眾口鑠金口者火也
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制于火火口同
類也又訂鬼篇曰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
謠詩歌為妖言王鳴盛云王充誤以五事之次即五行之次錫瑞
案古尚書說云肺火也肺主音聲語言與火同氣故肺屬火則
仲任謂言與火直其說有本且仲任專主妖言言之五行傳亦云
言之不從時有詩妖仲任
說與五行傳合非誤也

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今文五曰思下多心字。史記漢志皆

思當作五曰思心說見後五經異義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
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

金也腎水也許從古文尙書說鄭駁之而說文心部云人心土
藏也腎水藏也則許又似以今文博士說為正孝經援神契曰肝
仁故目視肺義故鼻候心禮故耳司腎智故竅寫脾信故口誨是
以肝為木肺為金心為火腎為水脾為土也白虎通情性篇曰肝
木之精也目為之候肺者金之精鼻為之候心火之精也耳為之
候腎者水之精雙竅為之候脾者土之精也司視耳司聽口誨為
今文之說然據此說以五行配五行則無以塙指之攷鴻範五行
乃塙而可指者若貌與思則無以塙指之攷鴻範五行傳則伏生
此伏生以五事配五行之義與古尙書說脾木肺火心土肝金屬
水正合而與歐陽說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不同漢儒若董仲
舒眭孟劉向劉歆言災異班固志五行鄭君注大傳皆同伏生之
義揚子玄數云三八為木事貌用恭攝肅微早類為狂四九為金
事言用從攝又微雨類為營二七為火事視用明攝哲微熱類為
舒一六為水事聽用聰攝謀微寒類為急五為土事思用睿攝
聖徵風類為牟牟蓋段借為睿睿字子雲用今文當作容後人改
之也漢書天文志曰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火禮也視也金
義也言也水知也聽也土信也思也仁義禮知信為主貌言
視聽曰心為正律麻志曰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

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
為信為思風俗通聲音篇曰商五行為金五常為義五事為言角
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宮五行為土五常為信五事為思
徵五行為火五常為禮五事為視羽五行為水五常為智五事為
聽漢紀曰木為貌金為言火為視水為聽土為思心又曰合之五
行則角為木於五常為仁於五事為貌水為視商為金為義為言
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心皆與鴻範五
行傳合則伏生之說與古尙書說不異歐陽說背其師傳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明聽曰聰思曰睿漢書五行志引經曰思曰睿又引傳曰思心之
不容矜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矜寬也孔子曰居上
不寬吾何呂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以寬
訓容明是容字今本作容誤據志文引傳作容誤知前引經作思
日容亦誤應劭注曰容通也古文作睿正言古文作睿與今文作
容異今本漢書與注皆誤作容非容非睿義不可通據漢志作睿
誤知史記作睿亦誤史公雖於洪範多古文說其字不當作睿也
今文尙書當作思心曰容鴻範五行傳曰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
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容當為睿睿通也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
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思

心曰土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沴土地
乃動臣下之相帥為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為不寬容
亦皆為陰勝陽臣強君之異據鄭注則大傳作容鄭以為當作容
志論從今文作容不寬容則地動鄭從古文作容不寬容則地動
其義甚明洪範月令疏引大傳皆改為容則鄭注豈可通乎司馬
彪續漢志及晉隋書五行志皆引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
續漢志又云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荀悅漢紀云土為思心
思心曰容容作聖高誘戰國策注引五行傳亦曰思心之不容是
謂不聖所引傳皆不誤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五日思心之不容
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說苑君道篇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
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易從法
下理矣書曰容齡作聖皆與伏生義同錢大昕說容與恭從聰
為韻康成以為字之譌破容為春晚出古文因之未必鄭是而伏
非說文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也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
能察秦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
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眾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
能容雜孟子以仁為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視主明聽主聰而思

獨主容若睿哲之義
已於明聰中該之矣

恭作肅從作父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今文父作艾哲作哲睿
○史記曰恭作肅從

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史公艾為治哲為智以故訓代之漢
志曰恭作肅從作艾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案今文尚書當為容
作聖說見前鴻範五行傳曰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
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
下體生於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
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
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
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聰厥咎眚厥罰常與厥極疾時
則有草妖時則有視視之不明是謂不聰厥咎眚厥罰常與厥極
則有草妖時則有視視之不明是謂不聰厥咎眚厥罰常與厥極
皆赤祥維水時則有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
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
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次五事曰思思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
聖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黃眚黃祥維木水火
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
天下莫不肅矣從作父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

王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
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九十八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
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八十度并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
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百一十二度又曰周武王訪箕子箕子
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麻法孟康曰歲月星辰是為五紀也
文志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星辰是為五紀也
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麻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
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
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歲越也越故限也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月缺
其術皆出焉釋名曰歲越也越故限也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月缺
也滿則缺也星散也列位布散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今文皇極上無五字○史記曰皇極皇建

文一作王極王建有極○大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晉
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駝時
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漢志引傳
同惟王作皇晉作既為異又釋傳云皇君也極中建立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蔡邕答
詔問災

異引經作敷蓋夏侯尚書與歐陽本異○今文敷一作傅汝作女
惟作維○史記曰斂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
錫女保極集解馬融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眾民以其能斂
是五福故眾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鄭元曰錫汝保極者又賜
以守中之道蔡邕答詔問災異曰建大中之
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下引此經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今文無作母惟作

民母有淫朋人母有比德維皇作極○今文一作無有淫朋人無
有比德○石經凡厥庶民無有淫口人無有下闕段玉裁說按本
篇母偏母黨字作母如此兩無有字作無最
有分別古文尙書則皆作無史記則皆作母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史記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

凡其眾民有謀有所執
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熒獨而畏高明○今文罹作離汝作
女惟作維無虐熒獨

作母侮鰥寡。○史記曰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
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母侮鰥寡而畏高
明集解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按史記康作安攸作所
皆訓故字母侮鰥寡。○今文尚書也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引周書曰
母侮鰥寡而畏高明。○一作不叶于極不麗于咎又曰母侮矜寡而畏
高明。○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又曰母侮矜寡而畏高
明。○古文協今文中亦有古字麗離同義矜鰥古通用皆三家異
文。○一作無侮鰥寡。○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詔賜高年鰥寡
孤獨帛一匹引經曰無侮鰥寡。○三家之文不同。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今文邦作國。○史記曰人
其昌石經口口口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一
文上書曰殊莪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書
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一作使脩其行國乃其
昌。○潛夫論思賢篇云書曰人之有能有為使循其行國乃其昌
是故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段玉裁說按
循蓋脩之誤字之誤也脩蓋羞之誤聲之誤也錫瑞謹案漢人隸
字循脩祗爭一畫故多互譌蓋羞之誤聲之誤也錫瑞謹案漢人隸
之誤則未必然李尤靈臺銘云人循其行而國其昌正作脩字若

譌必不皆譌蓋三家異文有作脩字者王節信依用之今作循則後人傳寫之譌耳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無

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今文汝作女弗作不無作母于

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其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母好女
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鄭元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以
爵祿其動作為女用惡謂為天子結怨于民王念孫說于
其母好句絕與下用咎為韻案鄭君以于其無好女為句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修身篇引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
子之能以義勝私欲也又天論篇引書亦作無。○今文無一作母
○史記曰母偏母頗曰好私好。○無有一作無或○呂氏春秋貴公
王之路集解馬融曰頗曰好私好。○無有一作無或○呂氏春秋貴公
篇洪範曰無偏無頗遵王之誼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
王之路高誘注曰誼法也或有也私好也私好鬻公平于曲惠
也作惡擅作威也案高誘習今文尚書注呂氏春秋不言其與尚
書同異則今文尚書當有作無或之本也潛夫論釋難篇曰無偏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今文稽疑上無七字。史記曰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

筮無七字白虎通著龜篇曰卜赴也

爆見兆也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

○今文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今文

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賁。史記曰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

衍賁集解曰涕尚書作團徐廣曰涕一曰溟霧一曰被鄭元曰卜

五占之用謂雨濟團霧克也二衍賁謂貞卦也將立卜筮人乃先

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

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

圍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色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履氣之色相

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

變故言衍賁也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團孔安國曰氣駱驛連續

今此文作涕是涕泣亦相連之狀霧音蒙霧與蒙亦通錫瑞謹案

論衡辨崇篇曰故書列七卜則王仲任以七卜二字連讀當讀凡

七卜句五占之用句二衍賁句史公與王仲任皆用歐陽尚書其

說多同則史記亦當以七卜連讀鄭云卜五占之用句讀稍異陳

喬縱云鄭從今文家說故句讀與史記同非也。○今文一作曰團

○案今文尚書亦作團詩齊風鄭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為團正義

曰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弟為團之字唯洪範稽疑

論卜兆有五曰團注云團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團賈

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團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為團於古文則

為弟故云古文尚書以弟為團今定本云悌古文尚書以為團更

無弟字義得並通陳壽祺說賈定弟為團猶定悌為烏皆從今尚

書然於經不改為團而改弟者弟則字奇而義迂不如今文作團

為順賈逵奏定尚書必已改弟為團鄭君因之故詩齊風正義史

記周本紀集解索隱引鄭本尚書周禮太卜注引洪範並同作團

依賈所定從今尚書也說文弟六口部引商書曰團句團者升雲

半有半無團者以下釋書之詞當即本其師賈侍中說定從今尚

書也段君若膺謂今文尚書作悌古文尚書作團詩箋悌為團之

上傳寫妄增以字其言無據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史記曰立時人為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集解

鄭元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為卜筮人從其多者著龜之

道幽微難明慎之深案史記為字蓋用故訓漢書郊祀志匡衡奏

云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所引無之字

蓋省文白虎通著龜篇曰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土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白虎通前一說以爲天子至士占卜者多少各有等差後引尚書又別一說以爲天子至士同用三人也。今文一作三八議則從二人之言。公羊桓二年傳何休解詁引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王應麟載文志攷引漢人文字異者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或卽引解詁或別有所據皆未可知。劭公習今文說則三家異文有作三人議者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史記曰女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白虎通著龜篇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善乎著龜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著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言久也著之爲言耆也久長意也說苑權謀篇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于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漢書藝文志云著龜者聖人之所用

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論衡卜筮篇曰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潛夫論潛歎篇曰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已後漢書胡廣傳廣上疏曰書載稽疑謀及卿士國有大政必諮之於故老又盧植傳植規竇武曰書稱謀及庶人此皆兩漢今文說也王逸楚辭招魂注云尚書曰決之著龜段玉裁說按此今文尚書句也當在金滕洪範等篇今不可考矣又按此用大傳說大誥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也古多以傳系諸經者謹案段氏後說是也經屢言卜筮不應此文獨異史記漢書白虎通論衡引經皆作卜筮則史公班孟堅王仲任所據今文無作決之著龜者未可據王叔師所引以爲謀及卜筮之異文也。今文一作謀及庶民。石經口口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周禮鄉大夫注鄭司農云洪範所謂謀及庶民又小司寇注鄭司農云書謀及庶人段玉裁以下文四言庶民此作庶人爲誤案史記白虎通潛夫論皆作庶人或亦三家之文不同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史記曰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潛夫論卜列篇曰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爲吉不專任以斷事故洪範之占大同是尚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今文身上子並多而字。史記曰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蓋今文尙書多兩而字也李愔說子孫其逢句絕與上文從同爲韻馬云逢大也是也錫瑞謹案漢書王莽傳曰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班固典引曰逢吉丁辰景命也潛夫論夢列篇曰乃其逢吉天祿永終金滕篇乃并是吉今文尙書作乃逢是吉論衡卜筮篇云公曰乃逢是吉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則今文尙書以逢吉連讀爲義不以逢字絕句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凶史記曰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凶集解鄭元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洪範五行傳曰龜筮共違于人神靈不佑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今文無八字作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日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與火氣也寒水氣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鄭此注皆本五行傳爲解是用今文說也。一作五氏來備。後漢書李雲傳雲上書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章懷太子注云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草籙無是與氏古字通耳又荀爽傳爽對策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籙咸備各以其敘章懷注云籙是也史記曰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其序也此二條可據以證今本史記之誤段玉裁說曰時五者來備凡六字此古文尙書非用史記也日時五者來備六字一句時是荀爽皆用今文尙書非用史記也日時五者來備六字一句時是也日時五者來備六字一句時是也日時五者來備六字一句時是也

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五是以備二字為日時五者四字後漢書律
志引尚書考靈耀曰璇璣中而星中為調調則風雨時庶草蕃蕪
而百穀登萬事康也漢書谷永傳曰五徵時序庶少蕃滋班固靈
臺詩曰庶卉蕃蕪蓋亦夏
侯尚書與歐陽本不同

日休徵曰肅時雨若曰艾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時風若○今文又作艾暘作陽若作哲燠作奧○史記曰日休徵

時風若○今文又作艾暘作陽若作哲燠作奧○史記曰日休徵
疑後人改之漢志續漢志引大傳五行傳皆作陽今本大傳作暘
亦後人改之也漢書五行志云休徵曰善行之驗也應劭曰居上而敬
則雨順之君政治則陽順之哲明也又王莽傳莽策羣司曰歲星
司肅東嶽大師典致時陽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
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
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也故申戒厥任欲使
雨澤以時也視之不肅是謂不恭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
不恭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

圖也厥
罰常寒

日咎徵曰狂恆雨若史記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漢人恆多作常

雨若大傳以為貌之不恭之咎漢志曰人君行己禮貌不恭怠慢
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嫚下暴則陰氣勝
故其罰常雨也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
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嫚貴倖擅權陰氣
盛疆陽不能禁故為淫雨王鳴盛說庶徵雨乃貌不恭而劉向以
為即大水既以恆雨為大水當貌不恭之罰則貌不改屬水矣錫瑞
謹案王說非也漢志曰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改屬水矣錫瑞
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方為秋為金也離在
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為冬為水也兌在西方為秋為金也離在
是日金木之氣易日相變故暑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暑平
常早也至於冬夏日相變故暑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暑平
傷常與聽傷常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
德班氏引此在劉歆貌傳之前當是劉向之洪範五行傳班氏云
夏侯始昌夏侯勝許商其傳與劉向傳同則即非劉向之傳向傳
亦當與此不異據此傳則劉向亦以貌屬木未嘗改屬水也

曰僭恒賜若。今文賜作陽。史記曰：僭常賜若。漢志曰：僭恒。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差也。刑

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論衡言：毒篇曰：言之

咎徵，僭恒賜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起於陽，故若致文賜若。

則言不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後漢書

周舉傳：舉變，皆對曰：書曰：僭恒賜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

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又楊震傳：震上疏曰：書曰：僭恒賜若。

注曰：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賜順之也。

曰豫恒煥若。今文豫作舒，煥作奧。史記曰：舒常奧若。漢志

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功者受賞，有罪

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呂養物，政

弛，緩故其罰常奧也。論衡：寒溫篇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

煥若。舒恒煥，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煥。順之又云：

洪範曰：急恒寒若，舒恒煥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荀悅

漢高后紀曰：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恒

寒若，舒恒煥若。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晷退而緩，故曰：急恒

煥若。案王仲荀仲豫鍾元常引經皆先寒後煥，疑亦三家尚

書之異文。豫一作茶。大傳作茶，茶與舒通。攻工記：弓人斲

目必茶。鄭眾注：茶讀為舒。玉藻：諸侯茶，鄭注：茶讀舒。遲之舒。

曰急恒寒若。史記曰：急常寒若。大傳以爲聽之，不明之咎。漢志

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迫促，故其罰常寒也。

曰蒙恒風若。今文蒙作霧。史記曰：霧常風若。漢志曰：霧恒

志續：漢志引大傳作霧，文獻通考引大傳作雲。宋書：隋書作督，皆

三家異文。實一字也。大傳以爲思心之不容之咎。漢志曰：言上不

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

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雨早寒，與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

常風也。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洪範傳曰：政恃德，隱厥風，發屋折木。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今文王省上無日字，省作肯

士維月，師尹維日，上無日字，集解：馬融曰：言王者所肯職如歲兼

四時也。馬訓爲省，察之省是。肯與省通。大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

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

十月十一月，維思是。司十二月，維正。月維王極是。司案鄭注引

今文借書考卷十一 三

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為風畢星為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
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為風畢星為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
俗通祀典篇曰謹案周禮以燠燎祀風師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
主簸揚能致風氣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一
作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有暑有暑○荀悅漢高后紀引
日之非苟語蓋今有夏有寒有暑有暑○荀悅漢高后紀引洪範曰
暑四非苟語蓋今有夏有寒有暑有暑○荀悅漢高后紀引洪範曰
行傳曰日非苟語蓋今有夏有寒有暑有暑○荀悅漢高后紀引洪範曰
為寒退而暑短則為燠人君急則暑進疾而寒舒則暑退而長則
故曰舒燠而暑短則為燠人君急則暑進疾而寒舒則暑退而長則
暑短則有寒燠與漢天文志合蓋皆夏侯尚書之說夏侯本多此
四字歐陽本無之故史公與王仲任所引皆無此四字也書正義
引鄭云中央土無之故史公與王仲任所引皆無此四字也書正義
好尚妻之所好故為風也畢西方金宿金木為妃尚妻之所
中央四季好寒也鄭亦兼以寒與為說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離從也又感虛篇云洪範曰星之從星則以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
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

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
之好惡也又說日篇亦引此經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福上無九字○史記曰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德五曰考終命漢志曰視之不明其極疾順之其福曰壽聽之不
聰其極貧順之其福曰富言之不從其極憂順之其福曰康寧
之其福曰考終命皆本大傳為說李尋傳成帝詔曰蓋麻定紀尚書五
甲子也鄭寬中習小夏侯初元二年詔曰蓋麻定紀尚書五
說與洪範義不合元帝紀初元二年詔曰蓋麻定紀尚書五
風雨時日月星光辰靜黎庶康寧黎庶終厥命咸以康寧紀嘉二年詔
日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黎庶樂業咸以康寧紀嘉二年詔
書以五福為德化所兼致兼天下臣民而書也中論天壽篇曰壽有
三有王澤之壽後漢書楊賜傳曰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福昌熾
澤之一曰富也○說苑建本篇云河間獻王曰夫穀者國家所以富為
士女所以富也○說苑建本篇云河間獻王曰夫穀者國家所以富為
始孫星衍說據此今文尚書為一日富也一日富則當云二曰壽

文尚書文登卷十一

矣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故今文以為五福之始案獻王與史公同時其時尚書惟有歐陽史記所載之文與獻王說異豈後人改之歟釋名云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史記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大傳以為思心之不

人曰凶禽獸曰短少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

折孫星衍說此今文說也今文以為君行失中則有人物夭折之

喪子為說言其咎延於民物也

二曰疾史記曰二曰疾大傳以為視之不明之應漢志

曰與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其極疾也

三曰憂史記曰三曰憂大傳以為言之不從之應漢志

曰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

四曰貧史記曰四曰貧大傳以為聽之不聰之應漢志曰寒則不

極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

之憂耶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五曰惡史記曰五曰惡大傳以為貌之不恭之應漢志曰水傷百

穀衣食不足則姦軌竝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

形貌醜惡亦是也錫瑞謹案班志兩說竝列當以前說為正文

說以惡為攸好德之反前說謂姦軌竝作故其極惡正與民皆好

醜惡恐無是理且形貌醜惡亦不宜列於六極鄭君注與偽孔傳

皆從其後一說似不若從班志

之前說以惡為善惡之惡也

六曰弱史記曰六曰弱大傳以為王之不極之應漢志曰易曰亢

君有南面之尊而無一人之位高而位極弱也鄭崇傳崇諫曰臣聞

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有亂臣之患犯

神者有疾夭之禍潛夫論德化篇曰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

堅疆考壽惡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

命而惡凶短折此經以五福六極為政化美惡之應書正義引鄭

誠大矣漢人說此經以五福六極為政化美惡之應言不從之罰貧聽

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王不極之罰反此而云三者思睿則

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宜言從則致富義同其餘義皆不合

終命錫瑞謹案鄭注與班志惟聽聰則致富當得其真鄭以古文

